

河州爱情花儿对唱

◎ 董克义 编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作者近照

董克义，甘肃省积石山县人，1962年生，主编有《积石山县志》《积石山县概况》《积石山县年鉴（2006—2007）》《辉煌三十年》《中国西北角的旋律——积石山诗歌选集》《积石山风韵》《积石山史话》，编注有《古今诗赋咏积石》，编著有《甘肃保安族史话》。在《兰州师专学报》《丝绸之路》《甘肃民族研究》《西部音乐文化》《中国花儿》《甘肃文艺》《河州》《民族报》等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等一百多篇（首），共主编、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作品被选入《民间文化学新论》《中国当代诗坛新星》《中国花儿新论》《中国花儿纵论》等书。在“花儿”研究方面，编著出版了《积石山爱情花儿精选二〇〇〇首》，撰写的《河州型“花儿”的壮美》等6篇论文，发表在省级刊物上还被多种书刊转载，并在全国或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填补了“花儿”美学研究方面的一些空白。现为中国民协会员、中国民协“花儿”文化委员会常委、甘肃省民协会员、临夏州民协副主席、作协会员、临夏王竑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年鉴》特约编辑、积石山县志编辑部总编辑。



内容提要

“花儿”的男女对唱，是“花儿”最基本、最主要的演唱形式。

《河州爱情花儿对唱》是中国第一本关于河州型爱情“花儿”男女对唱唱词的专集。全书把“花儿”对唱歌词分为关于“花儿”的咏唱、对唱“花儿”的礼仪、对唱开始的煽情、试探追求、相恋、别离、相思、重逢、情变、抗争、婚外恋、训诫、时令“花儿”、本子“花儿”等14个板块，共收录133组1730多首“花儿”。在每个板块之前，都进行了说明、分析、点评。正文中对部分方言的读音和词义作了注释。书前用很有分量的绪论《河州型爱情“花儿”男女对唱试探》，从男女对唱的内容、对唱的程序、对唱中唱词的编创、对唱的词曲搭配、男女对唱“花儿”的自娱娱人作用等方面，从理论上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书后还选录了对唱时最常用、最流行的40首“花儿”曲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花儿”对唱集。

责任编辑 \ 管卫中
责任校对 \ 宋姝鹏
装帧设计 \ 杨煤海

男女间通过颇具野性的“花儿”的对唱

或表达赞美爱慕之情

或传递试探追求之意

或反映热恋生活

或倾诉别离相思之苦

或抒发重逢之喜悦

或倾吐情变、命运的不幸与抗争

或反映世俗生活中的婚外恋

或互相打趣奚落自娱亦娱人

异彩纷呈，情状种种

激情四射，魅力无穷，情趣无限



ISBN 978-7-5490-0281-8



9 787549 002818 >

定价：42.00元

河州爱情花儿对唱

董克义 编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州爱情花儿对唱/董克义编著. —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490—0281—8

I. ①河… II. ①董… III. ①花儿(音乐)—唱词—作品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IV. ①1277.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3679 号

河州爱情花儿对唱

董克义 编著

责任编辑/管卫中

责任校对/宋姝鹏

封面设计/杨煤海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8454870

网 址/www.gswenhua.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郑州方志印务有限公司 0371—67811485

厂 址/郑州市中原区郑上路 549 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320 千

印 张/17.75

插 页/8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3 月第 1 次

印 数/1~3000

书 号/ISBN 978—7—5490—0281—8

定 价/42.00 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一

●心灵的对歌乃生存的必需

柯 杨

董克义同志是“花儿”学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他除了发表过多篇有关“花儿”的论文外，早在2001年5月，就曾出版了他所编的《积石山爱情花儿精选二〇〇〇首》，引起了“花儿”学界的关注。现在，经过十年奋斗，他的另一部专著《河州爱情花儿对唱》就要出版了。我有幸提前阅读了这部书的打印稿，觉得不能不说几句话，来表达我心中的喜悦和赞赏之情。

克义同志的这部新著，就其性质而言，虽然基本上仍是河州“花儿”情歌部分的搜集、整理和汇编，但有三点是以往出版的其他“花儿”作品集所没有的：一是把男女歌手之间有来有往、有问有答这种成双成对的“对唱”歌词作为收录入集的唯一标准，凡不能恰切配对的单首作品概不选录；二是把全部对歌按照爱情发生、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细致地进行分类，使受众在阅读过程中也能随着歌词的变化而在感情方面跌宕起伏，受到感染。三是对每类歌词都有一段文字加以说明或述评，这无论对读者还是对研究者来说，都是很有帮助和启迪的。尤其在细致分类、精心配对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充分体现出作者为提高编排质量方面的良苦用心。比如，在分类方面，作者先将所有情歌分为“关于花儿的咏唱”、“对唱花儿的礼仪”、“对唱开始的煽情”、“试探追求”、“相恋”、“别离”、“相思”、“重逢”、“情变”、“抗争”、“婚外恋”、“训诫”、“时令花儿”、“本子花儿”等十四大类，又将每一大类分为若干小类，每个小类又用十余组形象而生动的对歌作为强有力的支撑，给人以丰富、精彩、充实、恰切的感觉。就拿“相思”这个大类来说，则被细分为十五个小类。其中有两组对

歌是这样的：“（男）大门边前的溜溜儿地，连种了三年的芥子；端起饭碗着记起了你，手抖着拿不住筷子。（女）黄河沿上的牛吃水，鼻圈儿拉不着水里；端起饭碗就想起你，面条儿捞不到嘴里。”“（女）这一朵云彩里有雨哩，地里的青苗儿长哩；坐下的地方想你哩，由不得清眼泪淌哩。（男）天上的云朵黑下了，地上的雨点儿大了；想起尕妹着落泪了，记起你说下的话了。”这两组对歌，前者夸张而风趣，后者含蓄而情深，都是表达相思之情的优秀作品，被编排在有关小类是非常贴切而恰当的。

作者在本书中收入一篇题为《河州型爱情花儿男女对唱试探》的文章，其中说：“男女对唱的‘花儿’虽然反映了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全过程，并借以抒发了种种类型不同的感情，充满激情，感情真挚，甚至通过对歌成为情人甚至结为夫妻，成为生活伴侣。但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男女对唱的‘花儿’中的爱情是虚拟的，人们不论是不期而遇还是有意相逢，对唱双方绝不因唱情歌就必然构成恋爱关系。事实上，实际生活中因为对唱关系发展成恋爱关系的只是个别现象，而非常见之事。在外地人看来，这很矛盾，两个或两组没有爱情关系的男女为什么、怎么能大唱特唱爱的过程和感受呢？如果我们把这种对唱叫做虚拟爱情，这个矛盾就容易理解了。”我认为，这段话中的说理虽然还不是很透彻，但将其作为切入点，进一步理解“花儿”中情歌对唱的社会作用和蕴涵着的特殊意义却是很有启迪的。在大西北“花儿”流行的地区，无论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未婚青年男女之间的交往，不像云、贵、川等地的某些少数民族那样自由，也没有“对歌定终身”之类传统习俗的约定。在甘、青等地的农业区，即使是在边远的山村，因长期受封建礼教和孔孟之道的影响，一般家庭对未婚女孩（当地方言叫“丫头”）的管教是很严格的，除了逢年过节在大人陪同下走走亲戚、看看社火之外，平常除了上学，就只能随大人下地干活了。在一年一度的“花儿”会上，除非有母亲、姨娘、嫂子等陪同一道去进香、请愿、还愿和浪山，她们是不能一个人单独赴会的，更不要说唱什么情歌了。从这个角度说，大西北众多的“花儿”会在古代主要是民间农业祭祀的圣地，在现代则主要是成年男女之间的聚会和表达情感的重要场所，与南方的某些歌墟大异其趣。有人曾写文章说“花儿”会上青年男女如何通过唱“花儿”谈情说爱，结为夫妻，我就觉得他们是从想当然出发，令人哑然失笑，因为其所述与事实相差甚远。至于有些媒体为了把“花儿”会硬说成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场所，不惜通过导演编排，拍摄了不少“伪民俗”的镜头，进行了虚假的报导，给外地人造成严重错觉，就更令人无法容忍了。

我之所以赞赏克义同志的“虚拟爱情”说，是因为在此前的“花儿”研究家当中，还没有人对“花儿”中情歌对唱的特殊性进行过深层次的研究。是他





第一次把互不相识的已婚男女之间的情歌对唱现象，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进行思考。有深厚社会阅历和尊重事实的人都承认，在爱情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要承受忠诚与背叛的考验，都要经历感情与理性两者之间矛盾的折磨与煎熬。人类的婚姻的确奇怪，因误会而结合，因真正了解而离异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恋爱往往受感情的支配，很少有理性参与其中，所以在对方心目中，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一旦结婚，原先看不到的对方的缺点就慢慢显露出来了。实际上，夫妻之间总是在不断走向对方的内心世界，处于一种不停顿地了解对方的漫长过程中。在旧社会里，许多包办婚姻经过一定时间的磨合，白头到老的夫妻为数甚多，相当普遍；但现在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青年夫妇离异者却有增无减，这又是为什么？有人说，这与女方经济上能够独立有关。这可能只是原因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罗素说：“婚姻就像金色的鸟笼，在外面的想进去，在里面的却想出来。”这难道是人性的必然现象？这一切，我认为都有必要从多角度、多层面加以深究，仅仅只用道德的说教是远远不够的，也是难以揭示人类思想、感情和心理的复杂性的。而克义同志的这本新著，恰恰用大量优秀的情歌对唱，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人类爱情生活和婚姻关系复杂性的第一手民间文化资料。他所说的“虚拟爱情”，主要是指甘、青两省花儿会上大量存在的、互不相识的已婚男女之间的情歌对唱现象，而这些现象的特殊性及其长期存在的社会意义，至今尚未引起“花儿”研究家们的普遍关注。

克义同志在这篇论文中还说：“人们通过唱‘花儿’，模拟爱的过程，抒发爱的情感，释放爱的感伤，表达爱的愿望，获得爱的享受与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歌手之间谁也不会把自己歌词里的角色当做现实的角色看待，听众明知道事实与所唱之事不能对号入座，但行为依然支持这种虚拟，而且热情地为演唱者鼓劲、喝彩。”这段话可说是对“虚拟爱情”的进一步补充说明。如果我们参照美国著名民俗学、人类学家理查德·鲍曼的“表演理论”，对这种文化现象加以剖析就会明白，“花儿”会上的这种对歌，是属于当地人群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所创造的一种具有显著地域特色的思想与情感的交流系统（也可称为交流框架或交流途径），主要被用来拓展社会关系，构建多样的社会生活。人生如戏，每个人都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在“戏”里，又在“戏外”。理想的婚姻为数不多，而爱情悲剧却时有发生。人类在感情、心理、精神方面的缺失和诉求，需要得到表达和补偿，也需要得到别人的理解与同情。从这个角度来说，“虚拟爱情”的对歌，仍然不失为心灵的对歌，爱情的绝唱。正如鲍曼所言，它是一种“生存必需品”。因为它使人们受压抑的情绪得到了释放，使受到创伤的心灵获得了宁静。即使是不参加对唱的听众，也会从欣赏中获得到艺术的陶冶和美的享受。

总之，在我看来，克义同志的这本新著，不仅为业已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花儿”提供了最新的、很有价值的资料，而且为“花儿”研究领域的拓展和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切入点，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也是我最为赞赏的。

是为序。

2011年12月于兰州大学柏斋寓所

（作者为著名民俗学家，“花儿”学家，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甘肃省民协名誉主席）





■ 序二

再现“花儿”本色

王 沛

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甘肃“花儿”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花儿”成了一张世界文化名片，这是甘肃及青海、宁夏等“花儿”文化区获得的崇高荣誉，是对千百年来各民族“花儿”编创者、演唱者、传承者心血智慧的高度褒奖，是对近百年来“花儿”搜集者、守护者、研究者探索成果的高度认可，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各级党政部门、文化机构、新闻媒体等工作业绩的高度肯定。

“花儿”崇高的文化荣誉令我们自豪，保护、传承、弘扬世界文化遗产的重任也需要我们担当。在执政者、演唱者、研究者、媒体人等开始新的历史征程之际，“花儿”学者董克义同志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潜心探索，十年磨一剑，他编著的《河州爱情花儿对唱》专著即将出版。他送来书稿，请我作序。翻阅书稿，令人欣喜，花海后浪推前浪，花乡今又才人出，“花儿”又出新成果。

河州型“花儿”是“花儿”的主体，其艺术特色、演唱民族、流行地域、研究成果等名列世界民歌前茅。“花儿”的主要内容是情歌，以歌传情的男女对唱，是“花儿”的本源、灵魂，也是“花儿”最基本、最精彩、最神奇的传承形式。早在清朝乾隆年间编修的《循化志》中，就记载了当时流行的对唱“花儿”：

男：大力加牙壑里过来了，撒拉的艳姑（哈）见了；

撒拉的艳姑是好艳姑，艳姑的脚大者坏了。

女：脚大手大的要谈闲，走两步大路是干散。

表现了撒拉族妇女维护天足的豪迈气派，弥足珍贵。

“花儿”文化的先行者，我国著名民族宗教学家牙含章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搜集、研究“花儿”，他记载：“敝邑（指河州）野曲，多为男女对唱，随时随地皆可为唱歌的场所。即在操作时间，只要口齿有暇，便是对唱的时机，所有的曲子，都是一唱一和，没有单独歌唱的。”他记录的男女对唱“花儿”首见报刊，给当时的文坛注入活力，其成果多载入张亚雄先生 1940 年编著出版的《花儿集》而名扬中外。著名的“花儿”歌唱家朱仲禄先生 1954 年编辑出版的《花儿选》，收入部分对唱的爱情“花儿”，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朱仲禄先生认为“花儿”对唱“是一种娱乐，也是民间艺术生活中的一种歌唱竞赛，歌手们为了显显自己的歌唱才能。如果歌者声音嘹亮，歌词丰富，能战胜对方时，那群众就公认你是‘把式’，且受人的羡慕与称赞。有的地方还会给你一种‘披红挂彩’的奖励”。

纵观“花儿”的传唱史及考察西北著名的传统“花儿”会演唱活动，精彩绝伦的唱词、扣人心弦的竞唱、高潮迭起的场面、通宵达旦的交流等，都是以各民族男女优秀歌手的真情对唱爆发出感情火花，而赢得万众欢呼的。男女对唱使各族歌手对“花儿”魂牵梦绕，如醉如痴；男女对唱培养了许多唱把式、演唱家，甚至绿叶配牡丹，有的情人因对唱“花儿”而终成伴侣；男女对唱使花开花落年年有，“花儿”越开越鲜艳。

近百年来，历经数代学者的努力，“花儿”唱词的收集、整理、出版等成绩卓著，但由于诸多政治因素的干扰及搜集者的学识、记录方法等原因的制约，存在只注重记录唱词，不重视唱词民俗；只注重唱词数量，不重视唱词内在联系；只注重歌手演唱的瞬间，不重视歌手演唱的全过程等现象和弊端，致使整理的唱词与原生态的“花儿”演唱存在一定距离。如果说“花儿”对唱是一朵朵千姿百态、色彩芬芳、摄人魂魄的瑰丽牡丹的话，那么一首首“花儿”唱词就是组成牡丹的彩色花瓣、馨香花蕊或绿叶枝干。目前整理出版的唱词难见情节较为完整的男女对唱唱段，多为单瓣独叶的散“花儿”，内容相互割裂，支离破碎，常出现与“花儿”演唱民俗不一致甚至相悖的问题。

董克义同志生长在“花儿”盛行的积石山下、黄河岸边，长期进行唱词搜集，但由于受流风影响，2001 年编著出版的《积石山爱情花儿精选二〇〇〇首》也存在类似的弊病。但他在图书发行过程中，广泛倾听各民族“花儿”唱家、专家的意见，及时地发现存在的问题，他以“抢救男女对唱‘花儿’唱词这项珍贵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刻不容缓”的文化自觉，开始新的探索。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考察各地“花儿”会，潜心研究“花儿”中唱词与唱词、唱词与演唱者、唱词与民俗、唱词与时代等之间的诸多联系，先后撰写





《河州型“花儿”男女对唱试探》、《河州型“花儿”的壮美》、《河州型“花儿”中的女性美浅议》、《河州型“花儿”的悲剧性色彩》、《河州型“花儿”歌词的形式美》等多篇论文，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在国内外学术刊物、研讨会上发表、交流。

十年艰辛的求索，使董克义同志在“花儿”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花儿”美学研究和“花儿”男女对唱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他以《积石山爱情花儿精选二〇〇〇首》和新抢救、收集的资料为基础，参考各类“花儿”出版物，精选1700多首“花儿”唱词，以“合时、合情、合理”为原则，分门别类，穿云透雾，直视唱词“庐山真面目”，形成133组“花儿”对唱唱词，其中自己复原成100组1300余首，再现了“花儿”艺术本色。翻阅《河州爱情花儿对唱》，读者在品味“毛洞洞眼睛尕窝窝嘴——容貌的赞美与恭维”、“好心肠把天下盖了——人品的赞美与恭维”、“尕妹是天上的白云彩——情人的相互比喻”、“阿哥是开心的钥匙——箱子、锁子、钥匙的比喻”、“指甲连肉离开了——揪心撕肺别离情”、“没你是心活像油煎——缠绵悱恻，皆为相思情”、“心肝花拔下碟子里献——真情的表白”、“青冰上开一朵牡丹——爱的誓言”等富有诗意的小标题的同时，异彩纷呈的花山歌海及传统“花儿”会上对唱的民俗礼仪、煽情、试探、追求、相恋、别离、相思、重逢、情变、抗争、婚外恋、本子“花儿”等130多组演唱场景扑面而来，浓烈的大西北情调，原生态的“花儿”风味，使人们感受着“花儿”唱词的对唱之美、意境之美、天籁之美。每组对唱前的文字简介，精辟老道，直击要点，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彰显着编者深厚的学养和对“花儿”文化及民俗的娴熟认知。

“花儿王”朱仲禄是编创唱词的大师，编选的《清泉的边上天天站》、《我有个天大的胆子》、《铁榔头要他的命哩》等经典作品，对“花儿”传承者、演唱者、编创者具有长久的示范意义。编者关注近年来发行的《花儿擂台赛》等通俗活泼、娱乐性强的对唱“花儿”和网络“花儿”作品，并选录一些入书。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即如何加强“花儿”对唱的艺术感染力和娱乐性，是编创者、演唱者值得思考和关注的。

董克义同志长期从事地方志的编纂工作，编著出版了八九本书，熟谙图书编辑艺术，《河州爱情花儿对唱》除丰富的“花儿”唱词外，还精选了40首最流行的经典“花儿”曲令，20多幅甘肃、青海的“花儿”会及“花儿”民俗照片，30多幅作者进行“花儿”采风和交流活动的照片，可以说是词曲荟萃，图文并茂，为“花儿”唱词的搜集、整理、出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花儿”濒临消亡的边缘，编者今后若能再继续深入到具有代表性的男女对唱现场，继续抢救，记录唱词，还记录歌手的民族、年龄、籍贯、住址、师承、文化程度、

曲令变换、演唱时间等，其整理的作品则更有保护、传承、研究价值了。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精神的家园。“花儿”已成为世界关注的文化，“花儿”的保护、传承、弘扬工作，是当代人责无旁贷的使命。积石山县党政领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积极支持董克义出版《河州爱情花儿对唱》，以实际行动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其做法值得“花儿”文化区执政者借鉴。

2011年12月于河州望远斋

（作者为著名“花儿”学家，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临夏州民协主席，临夏州群艺馆研究员）





■ 目 录

河州型爱情“花儿”男女对唱试探	(1)
-----------------------	-----

关于“花儿”的咏唱

●心急着留下的“少年”——“花儿”起源的演绎	(20)
●劝化人心的“少年”——“花儿”功能的诠释	(22)
●要“花儿”不要命了——大西北人之魂与精神寄托	(23)

对唱“花儿”的礼仪

●尕妹是才学的“离家”——对歌中女人的谦逊	(26)
●阿哥们没有个好声嗓——对歌中男人的谦逊	(26)
●“花儿”装下两肋巴——对歌的豪爽	(27)
●你把我耍当憨娃娃——稚气与豪气	(28)
●谁给我起给个调哩——对歌时的相互试探	(29)
●颇烦着没记下“少年”——对歌的委婉推辞与谢绝	(30)
●不还是当账者要哩——对歌的奚落与尴尬	(31)
●相会在明年的会上——对歌的告别	(32)

对唱开始的煽情

●拔草的尕妹妹坐地边（在锄草的地边）	(33)
●青苗地里的尕妹笑（在青苗地里）	(34)



- 咬一口西瓜了润口干（放学回家过瓜田） (34)
- 过路的阿哥好声嗓（在大路上） (34)
- 清泉的边上天天站（在担水的泉边） (35)
- 拾菜的尕妹妹像天仙（在拾菜的时候） (36)
- 阿哥们挡牛着在山里（在放牧的山野） (36)
- 脊背里背的是背篋（在割草的时候） (37)
- 拜佛是做着个样子（在庙会上） (39)
- 唱上个“花儿”了浪会场（在“花儿”会上）
..... (40)
- 尕妹是唱曲的花仙子（在“花儿”会上） (41)

试探追求

- 哪一个庄子的人才——身份的问询 (43)
- 哪一个庄子的女相——身份的问询 (44)
- 毛洞洞眼睛尕窝窝嘴——容貌的赞美 (46)
- 尕妹是没开的花骨朵——容貌的赞美 (47)
- 好心肠把天下盖了——人品的赞美 (49)
- 维哈是长精神哩——“长精神”层面的高明恭维 (50)
- 我当成说话的雀了——妙喻恭维表爱意 (52)
- 尕妹是神仙把我度——妙喻恭维表爱意 (53)
- 羞脸儿大着没说——一脸娇羞情愈浓 (54)
- 专等那摘花的少年——大胆泼辣少女心 (55)
- 唱罢了引上了去哩——爱意的表白 (56)
- 上庄的阿哥下庄里来——近水楼台先得月 (56)
- 网上的 MM 们爱 GG——爱情信号网上传 (58)
- 你那里发帖我这里回——网上传情犹时髦 (60)
- 单膀子活下的可怜——孤独女人与单身男子 (62)
- 哪个是我心里的扯牵——过路人与锄草妹子 (63)
- 乡下的阿哥念书来——不安分的学生 (64)



- 请上石匠凿一条路——艰难的约会 (64)
- 我有个天大的胆子——爱与胆量的辩证 (65)

相 恋

- 不由得精神们上来——初恋的美好感受 (68)
- 孕妹是天上的白云彩——情人的相互比喻 (70)
- 阿哥是冰糖口含上——情人的相互比喻 (71)
- 阿哥是开心的钥匙——箱子、锁子、钥匙的比喻 (73)
- 抹一个三环的记手——爱情信物的交换 (73)
- 孕嘴儿贴给着脸上——甜美亲昵的行为 (75)
- 在哥哥的怀里睡下——甜蜜而热烈的爱情生活 (77)
- 针眼里遇了面了——艰难的爱情之路 (80)
- 鱼离了河水是不成——难舍难分的恋情 (81)
- 你装个猫娃喊两声——热恋中的偷情情景 (82)
- 还说是妹妹的羞大——热烈而难言的偷情生活 (83)
- 心坎上拔一句话哩——真情的试探 (84)
- 心肝花拔下碟子里献——真情的表白 (85)
- 留下个万年的美名——爱情的承诺 (86)
- 青冰上开一朵牡丹——爱的誓言 (88)
- 碌碡上扯出个蔓蔓——爱的誓言 (88)
- 要吃个不罢的咒哩——爱的咒语 (89)
- 明后日拾掇着引来——婚姻之协商 (90)
- 穷哥哥娶了个穷妹子——穷人的婚姻 (91)
- 买断了货郎的扣线——货郎之恋 (92)

别 离

- 心疼着咱丢下了——去意徘徊伤别离 (94)
- 指甲连肉离开了——揪心撕肺别离情 (96)